孔子二千四百四十九年
光緒二十四年歲次戊戌十一月廿一日



清議報



第貳册

THE CHINA DISCUSSION

ISSUED THREE TIMES PER MONTH.

清議報第貳册目錄

本舘在横濱居留地壹百三十九番

論變法必自平滿漢之界始

續變法通議外編一續第一冊

聖哉我　皇上也康南海之奏對其政策之大宗旨曰滿漢不分君民同治斯言也滿洲全部人所最不樂聞者也而我　皇上深嘉納之將實見諸施行焉雖被掣肘未能有成然合體之義實起點於玆矣滿人之仇視　皇上也謂　皇上有私愛於漢人有偏憎於滿人（皇上最惡內務府官吏凡內務府官吏幾無一人不帶處分者故內務府之人仇視皇上尤甚每日使皇上得志吾等無噉飯處矣故前者外廷[illegible]播皇上許多失德之事今年傳言皇上久病難痊皆內務府之言也）夫　皇上豈惟無私愛無偏憎而已哉其所以爲漢人計者不過十之四其所以爲滿人計者乃十之六也今滿洲某大臣之言曰變法者漢人之利也而滿人之害也滿人之阻撓變法惑於斯言也吾今請舉利害之事而質言之譬之十人同附一舟中流遇風將就覆溺於是附舟者呼號協力以助舵櫓之役則於操舟之主人爲有利乎爲有害乎譬之十人同旅一室中夜遇火將就燬燼於是旅居者呼號協力以謀洴澼之勞則於居室之主人爲有利乎爲有害乎夫當此危急存亡之際而舟之獲濟也而室之獲全也彼附舟與旅居者所得之利則在能保生命也而舟室主人所得之利則既獲生命又不失其舟不失其室焉是附者旅者之

利一而主人之利二也反是則同舟而敵國同室而操戈未有不速其覆亡同歸於盡者也惟國亦然彼漢人之日日呼號協力以求變法者懼國之亡而四百兆同胞之生命將不保也若滿人能變法以圖存則非惟生命可保而宰治支那之光榮猶可以不失焉故曰漢人之利害惟一而滿人之利害則二也夫以公天下之大義言之則凡屬國民皆當有愛國憂國之職分焉不容有滿漢君民之界也即以家天下之理勢言之則如孿體之人利害相共尤不能有滿漢君民之界也

今我國之志士有憤嫉滿人之深閉固拒思倡爲滿漢分治之論倡爲革命之論者雖然其必有益於支那乎則非吾之所敢言也何也凡所謂志士者以保全本國爲主義也今我國民智未開明自由之眞理者甚少若倡革命則必不能如美國之成就而其糜爛將有甚於法蘭西西班牙者且二十行省之大四百餘州之多四百兆民之衆家揭竿而戶竊號互攻互爭互殺將爲百十國而未有定也而何能變法之言即不爾而羣雄乘勢剖而食之事未成而國已裂矣故革命者最險之着而亦最下之策也至於分治之說則尤爲不達事理焉匈牙利之與澳大利也蘇格蘭之與英倫也名爲合國分治而其中窒礙之情形固已甚

多矣況我國民之智慧遠下於奧匈英蘇數等地方自治之體段尚未胚胎而何能分治乎且以大同之義言之凡在未合之國未合之種尚且當設法以合之豈於已合者而更分之哉況如彼之說將置我　聖天子於何地也夫當我支那至危極險山窮水盡之時而忽有我英明仁厚剛斷通達之　皇上以臨之以滿洲頑陋閉塞偏狹之種人而忽有我不分畛域大公無我之　皇上以御之殆非偶然焉殆天未欲絕我滿漢兩種之人而思有以拯之也此吾所以殷然有合體之望而亟欲爲兩種人告也

夫滿漢之界至今日而極矣雖然此界之起起自漢人乎起自滿人耳天下一家三百年矣支那民氣素靜相安相習固已甚久乃無端忽焉畫鴻溝以限之曰某事者漢人之私利也某事者漢人之陰謀也雖有外患置之不顧而惟以防家賊爲言夫國家既以賊視其民則民之以賊自居固其所也昔英法之民變先後並起英人達於大勢急弛其閑平民之權故英之皇統至今無恙安富尊榮冠萬國焉法人從而壓制之箝軛之刀沮之而路易之祚自茲遂絕當法亂沸騰之頃法皇及其貴族乃至求爲一平民而不可得合兩國之前事以觀之孰爲智孰爲愚不可不審也彼日本德川氏之持國柄垂三百年太平之澤沐浴人心

百國諸侯皆其指臂而其末葉之敗亡若摧枯拉朽者豈非以自生界限拂國民之性而逆大局之勢乎吾一不解今日之滿洲政府何以勇於求禍若是雖不爲滿漢兩種之民計獨不爲一己之身家計乎

夫以理論之既如彼矣以勢論之則如此矣然則平滿漢之界誠支那自强之第一階梯也今請言平之之條理一曰散籍貫向例凡漢人皆稱某府某縣人凡滿人皆稱某旗人某旗云者兵籍之表記也當國初之際滿洲人盡爲兵且在塞外爲游牧之國無有定居故以旗別焉今則情形大殊昔之行國易爲居國矣昔之專爲兵者今則不盡然矣何必更留此名以獨異於齊民哉故宜各因其所居之地注其民籍與漢人一律則畛域之見自化矣二曰通婚姻當順治元年攝政睿親王入關之始卽下詔命滿漢通婚姻此誠合種之遠謀經國之特識也使當時能實行之則至今三百年久已天下一家無所謂滿無所謂漢矣而國初疑忌尚多此議卒廢界限日積日深遂有今日今欲決其藩籬非此不可且滿漢所以難通婚姻者則漢人婦女纏足不無窒礙焉今各省戒纏足之會紛紛並起若朝廷因勢而利導之乘此機會定滿漢互婚之例既掃積弊又得大益矣三曰并官缺國初定制每部之官缺

必滿漢各半。故國朝之官。多倍於前朝焉。夫以漢人之數。百倍於滿人。而得官之數。僅與相等。論者莫不謂漢人之虧屈甚矣。然苟不如是。恐益如金元故事。十缺之中。漢人不得其一也。故苟滿漢之界未合。則毋寧分其缺之爲愈也。然一部之中。主權者數人。互相牽制。互相推諉。其弊終至於一事不能辦。故欲變法。非幷官缺不可也。而欲幷官缺。非先裁滿漢之界不可也。四曰廣生計。國家定例。凡旗人皆列兵籍。給以口糧。不使其營他業焉。其本意欲養勁旅以備非常。且加優恤以示區別也。然承平既久。此輩老弱罷惰。已無復可用。而他業又爲功令所禁。於是乎不能爲士。不能爲農。不能爲工。不能爲商。並且不能爲兵。而國家歲糜巨帑以贍之。逕南漕以給之。故八旗生計。爲數百年來談治家之一大問題。夫以數百萬滿人。不自爲生。而仰食於國家。則國家受其病。然徒豢養之。而不導以謀生之路。則滿人亦何嘗不受其病乎。譬之父母之愛子者。將養其子終身。使之無所事事。然後爲愛乎。抑督責其學。導引其業。使之自謀生計。然後爲愛乎。然則國家之以養滿人爲愛滿人者。實則累滿人耳。滿人之以仰給國家爲得計者。實則自累計耳。故莫如弛旗丁營業之禁。免口糧供給之例。使人人各有所業。則國家與滿人。均受其利矣。凡此四端。行之數年。成效必著。雖然。其人

存則其政擧其人亡則其政息持此義以告於今之當局其猶勸操莽使讓位責虎狼以返哺也嗚呼非我 聖皇莫之能任也

要而論之種戰之大例自有生以來至於今日日益以劇大抵其種愈大者則其戰愈大而其勝敗愈有關係善爲戰者知非合種不能與他種敵故專務溝而通之詩所謂兄弟鬩於墻外禦其侮也不善戰者不知大異種之可畏而惟小異種之相仇傳所謂鷸蚌相持漁人獲其利也今全世界大異之種泰西人區其別爲五焉彼三種者不足論矣自此以往百年之中實黃種人與白種人玄黃血戰之時也然則吾之所願望者又豈惟平滿漢之界而已直當凡我黃種人之界而悉平之而支那界而日本界而高麗界而蒙古界而暹羅界以迄亞洲諸國之界太平洋諸島之界而悉平之以與白色種人相馳驅於九萬里周徑之戰場是則二十世紀之所當有事也雖然黃種之人支那居其七八焉故言合種必自支那始（完）

議論甚新奇而實則頗爲切當環地球五大洲合種能和并種必爭者其情勢使然也爭而使之和者當先化其畛域之見我知聖人復起亦不易斯論矣

論皇上舍位忘身而變法

皇上以變法被廢仁至義盡其委曲苦衷罕有知之者乙未年。上欲變法旋爲后所忌杖二妃。逐侍郎長麟汪鳴鑾及妃兄侍郎志銳褫學士文廷式永不叙用皆以諸臣請收攬大權之故太監寇良材請歸政則殺之于是 上幾廢以養晦僅免乃能延至今歲長麟者素亢直恭親王倚用之人也及革長麟奉僞懿旨時 上述旨恭邸跪哭問何故。上揮手曰不必問君臣相向對哭恭邸哭至不能起。 上令太監扶之去文廷式請 上收大權 上搖手囑勿言 上知一攬政權后必見忌也久矣及旅大繼割 上曰我不能爲亡國之君若不假我權我寧遜位盖明知僞臨朝之忌而至是亦不能避也惟有致命遂志冀補救而已四月廿三日甫下國是之詔而廿七日后即逐師傅翁同龢命榮祿出督直隷総統董聶袁三軍下詔閲兵令二品以上大臣遞摺召見于是訓政廢立之局定矣夫翁同龢爲 上二十餘年師傅 上之親臣只此一人既逐矣僞臨朝親見大臣令其明遞摺矣散督辦處令其私人統諸軍矣訓政幽廢之事 皇上豈不知之盖以坐聽僞臨朝之淫肆守舊地必盡割而國必偕亡與其亡國而爲軹道之降煤山之續既喪國辱身貽謗千古不如姑冒險而變法

幸則猶可望收政權而保國土不幸亦可大開民智而待之將來中國或可存一綫焉當是時也　皇上以社稷爲重而君位爲輕以民爲貴而身爲賤無人與謀獨斷　聖心決然冒險犯難而行之如項羽之破釜沈舟如賓須無之背城借一其濟則　祖宗之靈也其不濟則聽其廢聽其幽聽其毒聽其弒以死殉社稷以死告　祖宗以死對四萬萬臣民寧甘爲唐中宗魏顯宗之廢弒于淫妾以白其志于天下而不忍爲劉禪之歸命徽欽之青衣以一身任亡國之恥辱蓋自歸政十年隱忍躊躇盤桓待時一恨于失安南再恨于割遼台三恨于割膠旅與其餘割土司割鐵路輪船礦產商務兵權之種種懷憤蒙耻抱恨含怒蓄積沈詳深思熟權不得已而後以身殉天下于此　皇上誓不爲天津閱兵之行蓋亦留以有待矣不幸爲權奸變而早發將帥畏葸不忠遂至幽廢然八股既廢學堂學會報館雲滃波沸數千萬人士騰奮踊躍競共講求即使復廢而開數千萬人士之智成效既覩不能復抑中國一綫之不亡或賴于此維新愛民之詔書朝發暮下薄海內外讀詔書者爲之流涕人人咸有中國自強之望及聞幽廢咸哭泣失聲涕不可仰（我橫濱商人大同學校學生則已然矣）咸哀失我　聖主如喪慈母且慮中國從此亡盛德遺澤如此嗚呼我　皇上之捨位忘身以救天下自古之至仁

大慈豈有過此哉竊幽廢篡弑于妾母而不忍含垢蒙羞于亡國其權衡至當大義明決豈有過此哉而說者或疑爲急激或識不能堅忍夫忍之十年淫肆聽之土木聽之縱宦寺開貨賄聽之任權奸用昏謬聽之盡亡屬國聽之喪師辱國聽之徧割邊地聽之盡輸寶藏盡失利權聽之日日熟視年年畫押以一身任　祖宗之統人民之寄坐受天下萬世之責敵國外人之侮若是者十年日甚一日年甚一年自視其國將爲土崩將爲瓦解將爲豆剖將爲瓜分將爲魚爛將爲波蘭將爲印度將爲安南將爲緬甸　祖宗大業從此隕墜神州民庶從此陸沈　宗廟社稷將不血食鐘簴將隳頓衣冠將塗炭　宮闕將禾黍若是者無所知識酣寢薪火則已令稍有識知每一念及發憤汗出怒髮上指目眥欲裂不可一日忍況聖明如我　皇上者觀萬國若觀火念萬民在塗炭既仁且智又安能忍然而沈幾待變忍辱負重含垢忍尤于今十年至待之無可待忍之無可忍而後出此藉不然則安坐以待之從容以忍之一切再聽后之所爲則九月天津閱兵幽廢如故而　聖明英武不著盛德不暴于天下遺愛不留于百姓更附益以謗言則眞爲昌邑之續耳況加以有割地餽權之辱則誣爲得罪于　祖宗得罪于天下亦何能見白于天下後世哉固以爲廢之爲宜耳卽

幸而不廢再坐聽那拉之肆淫樂侈土木縱宦寺任權奸用昏耄但保頤和咫尺之園而日
日割地失權坐亡萬里 祖宗之天下而不顧則終之亦爲子嬰之輿櫬懷愍之行酒幸
亦僅爲安南之虛名不幸則爲緬甸之被虜其知者責以斂箭不能制大魚比于魯莊不能
防文姜六極之弱失天下不能無罪其不知者則傅會文致盡以魏胡靈后行事之醜歸之
于明莊烈帝責以無道亡國亦復誰能辨者豈若今即幽廢而激天下之怒則朱虛平勃東
之敬業猶有望焉以保國祚嗚呼我 皇上處至難之境難白之地而卒以仁智垂功德于
天下捨身輕萬乘而思以保國救民自非至聖仁人孰能若此者乎 （完）

戊戌政變記

任公

第五篇　現今政府之情形

第一章　推翻新政

八月十一日。復置　皇上所裁汰之詹事府等衙門。及各省冗員。

按詹事府等衙門。及各省冗員。皆無事可辦。任其職者。皆養尊處優。素餐尸位。朘民之脂膏。以養此無謂之閑人。正如久患癰疽。全體皆含膿血。皇上必汰除之者。以非如此則不能辦事也。而西后一切復置。實爲養癰之弊政。

同日。禁止士民上書。

按支那之大患。在內外蔽塞。上下隔絕。皇上許士民上書。乃明目達聰之盛舉也。而西后禁之。務以抑塞爲主義也。

同日。廢官報局。

同日。停止各省府州縣設立中學校小學校。

按支那之大患。在教育不興。人才不足。皇上政策。首注意於學校教育之事。可

謂得其本矣。支那地廣人衆。非各省府州縣徧設學校。不能廣造人才。今西后一切停止。蓋用秦始皇愚民之政策也。

八月二十四日。復八股取士之制。

按八股取士。爲支那錮蔽文明之一大根原。行之千年。使學者墮聰塞明。不識古今。不知五洲。其弊皆由于此。顧炎武謂其禍更甚于焚書坑儒。洵不誣也。今以數千年之弊俗。皇上之神力。僅能去之。未及數月。而遂復舊觀。是使四百兆人民。永陷於黑暗地獄。而不復能拔也。

同日。罷經濟特科。

按經濟特科之設。在今年正月初六日。實戊戌新政之原點也。分內政。外交。兵學。工學。理財。格致。六門。以實學試士。振起教育之精神。實始于此。頑固大臣等。惡實學如仇。故罷之也。

同日。廢農工商總局。

按農工商總局之設。大畧如日本之農商務省。蓋官制中所不可缺也。皇上新設之。

而西后遽廢之。不知是何居心也。

同日。命各督撫查禁全國報舘。嚴拿報舘主筆。

按暴政之行。至禁報舘拿主筆而已極矣。今全世界萬國中。非甘心以野蠻自居者。不肯行此苛政也。今偽詔中之語云。天津上海漢口各處。報舘林立。肆口逞說。妄造謠言。惑世誣民。罔知顧忌。又云。主筆之人。率皆斯文敗類。不顧廉耻。其言眞堪噴飯。而不知各地之報舘。皆受外國之保護。禁之無從禁。徒取笑于外人耳。是又可憐也。然其抑壓之政策。則既已充其量矣。

八月二十六日。禁立會社。拿辦會員。

按支那近兩年來。風氣驟開。頗賴學會之力。自光緒二十一年。强學會開設後。繼之者。則有湖北之質學會。廣西之聖學會。湖南之南學會。地圖公會。明達學會。廣東之粤學會。羣學會。蘇州之蘇學會。上海之不纏足會。農學會。醫學會。譯書會。蒙學會。北京之知恥會。經濟學會。陝西之味經學會。其餘小會。尙不計其數。蓋合衆人之力。以研究實學。實支那開明之一大機鍵也。今一律訪拿會員。於是各省有

志之士。幾於無一能免者矣。其僞詔云。拿獲在會人等。分別首從。一律治罪。各省督撫。務當寔力查辦。毋得陽奉陰違。庶使奸黨寒心。而愚民知所儆懼。彼其所以威壓士民者。無所不至矣。支那四百兆人民。何罪何辜。受此箝制。而永不能自拔也。悲夫。

月　日。廢漕運改折之議。

按漕運一事。徒在運南糧以供北方之食。輪船既通。一商賈之力。辦之而有餘。而國家設官數百人。歲縻千餘萬。積弊之極。未有過是者。苟裁此全部之官。而聽商運。則每年歲入可增千餘萬。官民兩利。此全國稍通時務之人所共知也。特官吏因緣此弊。以營利之人太多。故競阻撓之耳。皇上方欲毅然廢之。尚未辦到。而西后遽命復之。

月　日。復前者裁撤之廣東湖北雲南三巡撫。

按督撫同城。互相牽制。不能辦事。徒縻俸藏。前人多有論之者。皇上裁撤。亦是整頓官制之一端。今亦復設之。蓋務盡反　皇上之所爲也。

九月　日。復武試弓刀石之制。

按八股取士。其可笑已極矣。至於武試用弓刀石。尤爲可笑。實以武事爲兒戲耳。皇上於今年春間罷之。而西后復用之。閉塞至是。何其可憐也。某報舘論之云。武試之制。乃唐之武后所創。今西后之亦步亦趨。宜也。其言亦可發一笑。

第二章　窮捕志士

漢十常侍之罪陳蕃李膺也。宋蔡京之罪司馬韓蘇也。韓侂胄之罪朱子也。明魏忠賢之罪東林諸賢也。阮大鋮之罪復社諸賢也。無不以黨人之名。株連慘戮。大率其所謂黨人者。賢人志士居其十之七八。而株連諸人。未必盡賢者。亦居一二焉。雖然。經窮治之後。則元氣斲喪。國未有不亡者也。日本幕府之末葉。亦其前車矣。今西后訓政以來。窮治維新之人。大率以結黨營私四字爲其罪案。舉國騷擾。緹騎殆徧。今舉其明見諭旨者。列其姓名於左。

李端棻　貴州省人。舊任倉塲總督。於光緒二十一年。奏請設立京師大學堂。及各省學堂。專注意教育。今年又請改定律例。派人游歷日本。調查政務。七月。皇上特擢

禮部尚書。今革職。遣戍新疆。

徐致靖　直隸省人。翰林院侍讀學士。奏請定國是。廢八股。條陳新政。七月。皇上特擢署禮部右侍郎。今革職。下獄永禁。

徐仁鑄　致靖之子。翰林院編修。湖南學政。以實學課士。力行新政。全省移風。今革職。永不敘用。上書請代父下獄。

徐仁鏡　致靖之子。翰林院編修。力講求新政。今革職。上書代父下獄。

陳寶箴　江西省人。湖南巡撫。力行新政。開湖南全省學堂。設警察署。開南學會。開礦。行內河小輪船。興全省工藝。勇猛精銳。在湖南一年有餘。全省移風。皇上屢詔嘉獎。特爲倚用。欲召入政府。今革職永不敘用。

陳三立　寶箴之子。吏部主事。佐其父行新政。散家養才人志士。今僞詔謂其招引奸邪。革職永不敘用。圈禁於家。

張蔭桓　廣東省人。戶部左侍郎。總理各國事務大臣。久遊西國。皇上屢問以西法新政。六月。特授鐵路礦務大臣。今革職。查抄家產。遣戍新疆。

張之洞　直隸省人。兩湖總督。因奏薦楊銳梁啓超。今革職留任。

張百熙　湖南省人。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廣東學政。以實學課士。今革職留任。

王錫蕃　江蘇省人。詹事府少詹事。條陳商務新政。七月。皇上超擢署禮部左侍郎。今革職永不叙用。

黃遵憲　廣東省人。在上海創設時務報。舊任湖南按察使。與陳寶箴力行新政。督理學堂。開辦警察署。凡湖南一切新政。皆賴其力。皇上新擢三品卿。出使日本大臣。今免官逮捕。

文廷式　江西省人。前翰林院侍讀學士。舊爲皇上所信用。西后惡之特甚。於光緒二十二年二月。革職永不叙用。今拿辦。逮捕家屬。

王照　直隸省人。原任禮部主事。屢上新政條陳。曾請皇上出遊日本。七月。上超擢賞三品銜。以四品京堂候補。今革職拏辦。逮捕家屬。查抄家產。

江標　江蘇省人。舊任翰林院編修。湖南學政。力行實學。開闢湖南全省風氣。七月。皇上超擢以四品京卿候補。在總理衙門章京上行走。今革職永不叙用。圈禁

於家。

端　方　滿洲人。原任霸昌道。六月。　皇上新授三品卿銜。督辦農工商局新政。今銷銜撤差。後因其爲滿洲人。復升任陝西按察使。

徐建寅　江蘇省人。原任直隸候補道。福建船政局總辦。久遊西國。通工藝之學。六月。　皇上授三品卿銜。督辦農工商局新政。今銷銜撤差。

吳懋鼎　直隸候補道。六月。　皇上新授三品卿銜。督辦農工商局新政。今革職。查抄家產。

宋伯魯　陝西省人。山東道御史。屢上奏。定國是。廢八股。劾奸黨。言諸新政最多。今革職永不敘用。並拿問。

李岳瑞　陝西省人。工部員外郎。總理衙門章京。兼辦鐵路礦務事。上書請變服制。用客卿。今革職永不敘用。並拿問。

張元濟　浙江省人。刑部主事。總理衙門章京。兼辦鐵路礦務事。大學堂總辦。上書請變官制。去拜跪。今革職永不敘用。並拿問。

洪汝沖　湖南省人。刑部主事。上書請遷都。用客卿。並請與日本合邦。保亞洲獨立。今拿問。

熊希齡　湖南省人。翰林院庶吉士。助陳寶箴黃遵憲力行新政。湖南之轉移風氣。皆賴其力。今革職永不叙用。圈禁於家。

志　鈞　滿洲人。瑾妃珍妃之胞兄。原任翰林院侍講。以乙未年西后廷杖二妃事去官。改江蘇候補道。今革職。

志　錡　瑾妃珍妃之胞弟。工部筆帖式。今革職。

馮汝騤　新放知府。被人劾其喜言維新。今革職。

容　閎　廣東省人。前出使美國欽差大臣。江蘇候補道。在美國三十年。學問最優。皇上命辦天津鎮江鐵路。今撤差。

康有爲　廣東省人。工部主事。　皇上擢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督辦官報局。今革職拿辦。逮捕族屬。查抄家產。

梁啓超　廣東省人。舉人。　皇上授六品銜。辦理譯書局。今革職拿辦。逮捕族屬。查

抄家産。

口口口飛鷹軍艦艦長。未知其名姓籍貫。因飛鷹船追捕康有爲不及。疑其仗義釋放。今下獄。

右二十八人。被拿辦下獄革職圈禁停差逮捕家屬者。

康廣仁　廣東省人。候補主事。康有爲之胞弟。因新政株連。

楊深秀　山西省人。山東道御史。上書言定國是。廢科舉。譯日本書。派親王游歷外國。遣學生留學日本等事。所條陳新政最多。

楊銳　四川省人。内閣侍讀。七月。　皇上特擢四品卿銜。軍機章京。參預新政。

林旭　福建省人。内閣中書。七月。　皇上特擢四品卿銜。軍機章京。參預新政。

劉光第　四川省人。刑部主事。七月。　皇上特擢四品卿銜。軍機章京。參預新政。

譚嗣同　湖南省人。江蘇候補知府。七月。　皇上特擢四品卿銜。軍機章京。參預新政。以上楊林劉譚四人。爲軍機四卿。　皇上以新政託之。與康有爲同奉密詔者。

右六人被戮

以上共三十四人。其罪名皆加於本人之身者。

譚繼洵　湖南省人。譚嗣同之父。湖北巡撫。因其子以改革獲罪。今株連免官。驅逐回籍。

王　燮　直隸省人。王照之兄。世襲雲騎尉。京營遊擊。因其弟以改革獲罪。今革職下獄。

王　焯　王照之弟。禮部主事。今革職下獄。

程式穀　廣西省人。舉人。因與康有爲同居。下獄。

錢維驥　湖南省人。拔貢。因與康有爲同居。下獄。

以上五人。其罪名非加於本人之身者。

此外保國會員百餘人。各省大小學會之會員。不計其數。各省報館主筆。人以百數。皆奉僞詔逮捕。其通商各埠之報館。皆借外國商設爲名。主筆人員。亦受外國保護。因得免於難。其內地有志之士。則惟束手待命。任貪官酷吏。擇肥而噬。緹騎徧地。海

內沸騰。風雲擾擾。天地變色。無一省不受荼毒者。自古黨人之禍。未有如此其慘也。

論東亞事宜

梅睚 山本憲

方今宇內大勢。猶戰國七雄之時歟。俄者秦也。英者楚也。法德伊墺者趙也。燕也。日淸者韓魏也。亞之韓暹。歐之荷葡西比瑞璉者。宋衛滕薛鄒魯也。南美諸國者閩也。越也。不足關大勢也。俄掩有亞歐北部。蒙故業。據遺計。窺隙南下。欲囊括天下。舉包六合。與秦據有岐雍形勝之地。依高東向。鞭笞關外諸侯甚似。而英屬地東西散點。勢分力割。形格聲禁。何異於楚平衍散漫。無所掩蔽。仰而待秦耶。於是淸以膏土沃壤。版圖之廣。殆居宇內七分之一。百度弛廢。號令不行。國勢日頹。朝不保夕。雖有百萬常備兵。將懦卒怯。師無紀律。不足以自守。比之東周。積弱更甚。而列强之垂涎。不啻夫下兵三川據九鼎按圖籍之比也。可不寒心哉。

俄之不能踰白令海峽。猶秦之不能出雲中鴈門也。噶爾廓爾喀。可以比漢中武關。而旅順黃海。可以比淆澠函谷焉。俄未有滿州遼陽。常爭拔路捍牛嶋。欲求路出地中海。及其竟不得志。乃致力噶爾之地。此猶秦未得河西也。秦穆一稅河西之地。後遇內訌。暫失之。至孝公回復之。山東諸國。不復能支也。俄嘗乘淸廷多事。紿取滿州之

地。極力經營海參威。然其地早寒。氷合封港口。船不可出入。又有對馬扼北海門戶。往來策應。不能如意。今乃得遼陽。大築旅順大連。以嚴防備。則兵艦泛黃海。出南海。駛印度洋。朝發夕至。萬里無碍。東之則對馬要害。不足以禦之。西之則達爾達泥爾海峽。其弗拺爾撻兒海峽。不足以扼之也。然後陸兵踰土耳古斯坦。經亞弗巴泥斯坦。下山南出。以與列强抗。此殆扼吭而擊背也。

列强爭覇之勢。古今皆一也。秦既得河西之地。故漢中武關。亦可以展力。今夫西比利亞鐵路未成。諸國可以小休。使其一朝成就。此有秦浮渭洛入河之便也。或以爲西比利亞鐵路雖成。萬里行軍。形勢甚艱。未必爲深憂也。夫俄造西比利亞鐵路。其意實不在達貿易之便。而在便於軍機。使其無益。則俄人必不造之。既起鉅工。其有成算也必矣。今乃得遼陽旅順。又展力於噶爾廓爾喀。海陸並進。必有高屋建瓴水之勢矣。

嗚呼。秦得河西之地者。魏之罪也。使俄得遼陽旅順者。清之罪也。清廷一誤。天下蒙其禍。雖然。吾邦亦不可不分其咎也。

此稿未畢下期續錄

會議要求　譯孖拉報

英副水師提督。又露士卑利士佛。於西十一月廿五號到九江。英美各商在埠迎接。並集議增廣商務多開教堂等事。副提督極其歡欣。將各商之事一一記錄。將來回英國與政府熟商。必有一番大舉動。以益英美洋商之利權也。茲將各商人所聘之會員。與英副提督面商事件。錄左。

敬稟水師提督大人。茲承各商公請代稟一切。今得大人到此遊歷。各商人甚爲欣幸。蓋我輩商人。得將此地情形。詳悉稟知。將來可以代達政府上下議院。使我國能多得中國腹地各省之利權。則甚慶幸也。我英大北利顛人民。託迹於此地者。所欲言之要事有八欵。第一欵。欲得在內地製造工藝之全權。至有茶出產之地。尤關緊要。第二欵。在內地開礦取煤。其便宜利權。與士人一律。第三欵。我國教士在內地開設教堂。中國政府加意保護。不準毀蔑。第四欵。我英人在內地經理各務。或遊歷之員。欲中國政府一切保護。第五欵。現西方及中央之地。俄法甚爲著意。法人已駐陸軍一枝在西方。又將開築火車鐵路一條。由中央之地直達北邊。接連俄國阨要之區。以通消

息運兵利便。俄法著意中國腹地。先占種種利權。即此可知。其一切舉動。我英政府須時時留意。勿落他人之後。第六欵。楊子江一帶。須常駐水軍一枝。以保我國之利權。第七欵。湖南省必要通商。多設教堂。須中國政府加意保護。我國派領事在長沙駐紮。第八欵。英美兩國聯約。倘中國有阻止通商傳教之事。必合力堅持。以通我國利權於中央。倘或中國阻止我國。或讓與別國。我國必竭力爭鬬之。勿稍損我通商傳教之利益。蓋楊子江付近腹地一帶。中國曾許我英人得其利益。今我國商人居於此地者。當求政府大加整頓。以收其利益無限也。茲藉大人來到東方。不憚跋涉爲艱。我合會商人。懇望回國提倡此事。遍告政府議院。開闢此地。令西教西法。得遍行於內地。大人此次之造福。我英美人所同心感激者矣。

論清國政變　譯孖拉西報

清國北京政變時。英國教士知奥雲乃倫敦教會會員也。由北京回國到香港。孖拉報訪事人徃謁之。訪北京政變情形。談及英國駐北京公使。及英國政府之意如何。英副水師提督叉露士卑利士佛在上海演說主義若何。中國皇帝銳意變政。教士之見以爲如

何。答曰。第一先講中國皇帝年方少壯。且憤於國政衰弱。深欲改革其舊政。其變政之心甚切。欲大爲改革。以圖維新。倘變政之事能竟其功。則中國之民智必大爲進步。中國財政亦斷不如是困窮矣。貴報舘已刊列康有爲之事極多。并曾面見康有爲談論。想已盡知其情節。無容多論也。其次且講中國皇帝所下之諭旨。國中官員人士想大爲詫異。以我在北京各省遊歷。知其奉上諭後。雖國政大爲變更。亦不敢不遵行。獨惜維新黨諸人。皆非高官老成之輩。然欲望京中大員老耄者能倡變政之事。則斷然無望也。何也。彼等皆守舊。營私弄權。若一改革。則皆無所私利。而反失其營私舞弊之權矣。焉能望其一秉至公。推心改革。以圖國是哉。但中國之弊政。勢不能不變。且觀在何日耳。以別國變政而論。皆少年新進之人倡起。而中國變政之黨。皆飽學。通知中西國學問。能力言其故者。新黨之人皆有官銜。或科第。不獨是也。且國中亦有許多官員及士人同志以圖維新進步。必奉皇上諭旨一一遵行者也。所以皇太后迫得伸手干預。將其新政一切遏抑。盡復其舊。皇太后豈不是中國阻礙維新之人。并有礙外國之權勢耶。外國之權勢。以英國爲最要。英國當力保中國皇帝復政維新。則中

國萬幸。但不知其守舊黨攬持國柄至何時乃敗。要之中國守舊黨阻止新政之故。彼輩居心究欲如何耶。第一彼居官之人皆志圖納賄。若不私受贓賄。則無以養其身家。且彼并無愛國之心。又不欲捨其私利以圖國家之大利。尤可惜者。中國皇帝身體不甚强健。不能事事躬親。力圖新政也。又問曰。或屢言康有爲屢上奏章。催皇上變法。未能預籌變法之窾竅。未悉以爲何如。答曰。中國皇帝變法及革除守舊老臣。終日汲汲。若以其爲太速。則亦并非過速也。即通國之人心。聞廢八股之諭。則亦皆以爲然。未嘗謗議其非。但彼上諭一出。舉國震驚。此不足怪也。請將其遍行改革之新政。一一看之。亦知皆當速行改革。不俟一千年後乃行矣。若以我之意見。更有一端。倘出上諭以改革之。更必譁然者。乃欲以耶蘇教與各等教門一律平等。惟恐中國疑耶蘇教內之人。未知盡是有愛其中國皇帝之心否。尚要許多參詳。故未敢請中國皇帝降此上諭耳。曾記變政黨內有一人。不必指其姓名。想亦已素悉。伊問果以此事行之。各教門徒愛國之心有無變異。我曾多端講論。解釋其疑。亦已滿其志願矣。我曾引聖經。及引史記。又引實事。若此國信徒。必有愛此國之心。若此國以禮代之。亦斷無謀

亂之事。即中國時常毀拆教堂。慘殺教士。該教民亦未嘗有干犯中國之事。亦可知教徒之心地無他矣。說到此一層。更爲明白。伊又問曰。中國衣冠可否變泰西服式。答曰。不可。中國衣服勝於西國。中國地土和暖。衣服寬濶。比之西服更覺寬舒。西國學問極多。但不須於衣服之制效之。伊又伸兩手自度其身。謂中國衣服寬舒。甚不便。答曰。若爲機器事業。則髮辮甚爲不便。至衣服亦不便。且看火船上雇工之人便知。若必通國改效西服。則殊不必也。說到此。伊云我未得其實意所在。倘中國與外國衣服不同。則彼此勢必歧視。中外之界必分矣。國人將有外視西國人之意也。答曰。心地與衣服本無關涉。所穿之衣服雖不同。而心之關切則一也。即同穿一式之衣服。亦有不相關切之處。彼此辨論。似大不滿其心意。大抵必欲變衣服之制矣。訪事者再問曰。此次變政。是出中國皇帝之本意。抑維新黨人逼之使變乎。答曰。非也。中國皇帝甚欲變政。且必擇其精者而變之。其國中亦必有許多能變政之人扶助之。惟其人不盡在握守兵權當重任之輩耳。又問曰。又露士卑利士佛副提督在上海演說之話。未悉然否。答曰。我有二事欲演說者。惜副提督尚未說及。一論變政之事。一論皇太后

廢皇帝之事。我初以爲其必應講及。然以爲其一概不講。則又似得罪於他。但求其所以不講之故。則以爲倡變政之人。不過十二人耳。以數打鐘之久。卽欲將中國之政全變更之。故不講及之。則其錯看中國此次維新。全未知其情形矣。若更以爲中國維新黨人非能變政之人。且倡辦之事。以爲斷不能辦。此又大不然。惟維新黨人皆非居大官。握重任之權。則眞確然矣。維新黨皆少年盛氣。且深於學問。其黨不止十數。乃千數也。副督屢云。欲扶助中國。開闢中國之利益。惟未問及中國究竟有心欲英國扶助之否。我且說當未出北京之時。有變政黨人對我說及。俄國如一大虎。已知其日欲呑噬。惟英國亦如一小虎云云。卽此可知中國倘非深信英國。且以爲俄英合謀也。今中國與俄所立密約。暗批其火車鐵路與俄。云不許別國占其利益。但旣允批與英國。忽又轉批與俄國。此實失約於我英國。不然。則首鼠兩端也。可知中國與英國之不能推心相信者也。然則中國果欲變政獨立。正當銳意維新。我英國方得藉而扶持之耳。副提督又云。中國人倘經操鍊。必能任戰爭之事。然以我意窺之。中國人并非勇敢。若操鍊中國人。當先顧我英國之權能制御之否也。何也。蓋中國之人。皆無愛國之心。

其性情心術。甚易搖動。倘英之屬土。命中國人看守。一旦中國與英不睦。則反攻擊我英。此乃意中常有之事。不可不加意提防者也。即威海衛所招之中國兵。我亦甚不敢相信。倘與外國交戰。或能盡力。若與中國交戰。則必反擊我英矣。且副提督又未講及中國變官制一事。其實中國之官制。日弊一日。速變乃可。否則我英欲扶助中國。反爲其累。其弊甚於扶土耳其也。噫。中國風俗日壞。甚少忠信之人。日甚一日。良可慨矣。

京事要聞　　譯叻報

淸國京師官民。近於朝事。均噤不敢談。然有密探得太后之意者。云已隱定繼位之人。欲於來歲元旦爲禪位之期。然則此事甚屬緊要。非比等閒。普天率土之民。所宜關心遂聽者也。又云。太后之意。决欲命李傳相再入總署。探悉俄人之意。甚爲欣願。又謂日本駐華公使。已奉廷命。向總署請在牛庄及廈門兩地。闢立租界。刻尙不知總署作何裁覆。然外人旣有所索。中朝亦惟有謹如尊命而已。吁。

海參威情形　　譯香港孖拉報

有某客到海參威遊歷云。所遊各地兵營駐紮之處。雖未能詳悉。然觀其兵丁在街上行走。一切舉動。亦畧見其情形。阿魯力巡艦一號在港口駐紮。該艦爲天下頭等巡艦中之一也。幷有戰船三四號在此灣泊。其船澳內修造之船甚多。城外各山巔四圍皆有鉅砲屯守。山下張掛告示。寫俄德英法文。禁止閒人等語。俄之武員出入。甚爲威嚴。望之可畏。至水陸兩軍之兵丁。遊行舉動。不甚嚴肅。其附近通商之地。畧爲整潔。前四十年此地乃極荒蕪。今人民日衆。已至一萬四千人之多。通商口岸之西。其地名虎界。直至東便大街。相去約五英里。商賈旅居。屋鋪宇戶。舊日俱在山上。隨處建築。不甚聯絡。街道空曠。衢巷寂寥。近日見其城垣新築。前時荒榛之地。今始日臻興旺。舊日之木屋。今亦盡易以磚石。煥然一新。我初到之時。見中國人在其地包攬建造工程。甚爲踴躍。其空曠之土。皆建築西式房屋。高不可言。大興土木。人民來往充斥繁盛。俄人多作富商。德人雇工者多。華人作建造工匠者多。高麗人作抬工賤役者多。日本人作影相工業者多。有美國人二十五名。在此謀設商業。哈拉臣公司每月有船由美國往此地。所運進口之貨。牛肉麪粉材木等項。皆由太平洋各口岸轉運而

來。我到時見其麪粉搬運入口甚多。中國人與高麗人集居於城之西北方山上建屋。此地北風凜烈。極寒冷也。惟高麗人做工勤苦耐勞。以其地近高麗。故來此地做工之人甚多。踴躍爭先。非勤苦做工不能謀食耳。我曾到一村落。乃高麗人居處者。彼處有餘地一段。內有大屋一間。頗潔凈。有高麗人老翁出迎。想亦殷富之家矣。老翁云。其大屋約值價銀四百元。以此等屋在高麗京城。亦稱巨麗之宅。海參威此埠。俄政府不准建築茅舍。惟磚瓦屋乃准建造。恐有祝融之虞。此地俄人以海參威命名。其意即東方屬土也。

非獵賓嶋

譯噎挖太沙報

有商務某公司具禀於西美兩邦大員。其禀內云云。欲將非獵賓嶋管核。甚爲奇異。西美兩邦之員。亦曾姑看其禀詞焉。其公司名合衆國與非獵賓嶋總貿易公司。合本銀四百兆員。公司擬撥銀一百七十五兆元與西班牙。作補回非獵賓嶋之地費。又擬撥銀一百二十五兆員與美國。補回軍火之費。所餘一百兆員。作公司存本。該公司所得管核非獵賓嶋之權。如合衆國管核土地之權一律。所有一切例章。一半歸公司議



定。乃得遵行。出入口稅則。公司有權會議。港口出入船隻。必與該公司租賃。非獨賓嶋銀行。歸公司開設。所有章程。照合衆國銀行章程辦理。銀紙起落時價。均照合衆國行情一律。府縣城邑官吏。以三分之二成歸公司議准保舉。合衆國派來之員。及街上巡捕。或須派陸軍防禦。薪水糧餉等費。歸公司支理。該公司總董乃美國有名望世家之人。曾致函與美國大總統。總統亦經發交議會人員察看。能否決行。尙屬虛渺也。

中國近事　　譯香港孖拉西報

西太后命榮祿。派委員三十名。在各處招募新兵一萬人。現已招得四千餘人。皆在天津府及山海關左右募集。爲榮祿部下第一枝駐北京衛隊云云。

又　　譯日本架式西報

西太后諭武昌南京蘇州天津各大員。迅造新式快鎗快砲。并與外國商人預定購買各項製造軍火機器。現各省機器軍械局奉旨後。甚爲匆忙。迅辦一切。風聞乃榮祿奏請故有此諭也。支應欵項。由諸省庫欵支撥云云。

●日清協和會

旨趣

一。日清兩國人士。聯絡親睦。彼此聲氣相通。以期扶植清國。保全東亞大局。

一。音信往來。藉通消息。凡一切舉動。彼此必以情況相告。

一。擬兩國往來。如買賣等事。應得便利之道。宜兩相關照。

一。討究時事。宜以實力行之。以助清國革新之舉。

一。諸會如有關繫兩國情事者。與通氣脈。

一。此會與政府無干涉。

一。既爲會友。當互相保護。若被匪類陷害。吾儕當死力報之。

章程

第一條。卜地於大阪市東區安堂寺橋通二丁目七十八番屋。

第二條。於會友中擇置幹事五人。評議員十五人。

第三條。幹事。辦理會中一切事務。

第四條。評議員。論決會中重大事務。

第五條。每年十一月。設定期總會。討議時事。

第六條。幹事有視爲緊急之事者。乃設臨時總會。隨時集衆論議。

第七條。會友中如有欲脫會者。須稟告幹事。

第八條。擬會友每人定額醵金二十錢。以充本會經費。多醵者聽。

幹事。泉由次郎。鹿島信成。山本憲。山田俊卿。牧山震太郎。

◉善隣協會主旨

清韓與我。鼎立東方。利害所關。有類唇齒輔車。三國協和。平時文獻相資。有事竭力扶持。則雖有强國。孰敢侮之。若其不然。彼此猜疑。睊睊側目。而孤立乎。是所謂唇亡齒寒者。不尤可畏哉。我國自古忠厚成俗。及中世通好隋唐三韓。周孔名敎大修。制度典章。燦然可觀。其德不可諼也。輓近氣運一變。泰西諸國。文藝興旺。有過東土。我

皇上登極之初。廣察宇內之情勢。取彼之長。補我之短。鋭意革新。于玆三十有餘年。

方與泰西各國比肩駢轡。而清韓兩國。守舊不移。憂患荐臻。豈非以其食古不化。尊內卑外。而不察海外今日之情勢乎。不及今爲之計。或恐有虎狼乘其釁。而我國亦大受其禍矣。此憂國之士之所日夜寒心弗措也。於是奮然決起。于新報。于政論。于工商。務講彼我公益者。接踵相望。此等事。皆目下急務。不可廢一。而更有一事尤急焉者。譯述新書。以啓廸兩國士庶者。是也。周孔大道。萬古一貫。而其政術與時變化。不可易耳。然而兩國之人。徒拘末節。事虛文。而與時背馳。宜乎其不能奏革新之功也。然則如之何而可。亦唯博採他邦實學。以長其才識。旁求近世新說。以啓其知見而已矣。而其法。莫如譯述我國及泰西有用諸書。以傳播之也。彼既啓發新智。通曉時務。則舊習積弊。自然澌滅。而富强文明之功。可期而待矣。其所以裨益東方諸國者。果何如哉。吾儕竊有慨於此。因欲譯述新書。以輸諸清韓。以表善隣之實。是所以糾合同志。創立本會也。

明治三十一年十一月

附言

本會專主學問教育。絕不與政論相涉。不擇官民。不問內外。苟有以學識若資斧贊襄此舉者。均列會友。不設畛域。置幹事五名。書記數名。以處辦會務。凡事從會友公議。以措辦之。

著譯凡例

一會友中專門碩學者宿。一稱協修。而著譯校讐。各從其所長。

一自西學盛行於我國。于今三十餘年。其間所譯述。往往不免乖錯蕪雜。本會著譯。折衷碩學名士。鑒于從前得失。愼選擇。審取捨。期使淸韓兩國不承其弊。

一泰西之書。大抵繁瑣周密。其言不免冗複。若逐句譯出。則不翅索然無味。恐使初學有望洋之歎。故本會譯法。務從節約。直譯難通者。迎意解之。不必一一拘泥。要簡明切當。使一讀得其要領。

一邦人譯西書。本無一定熟字。人人各異。紛無統類。學者苦無所適從。本會豫期以妥當文字。譯所謂學術語者。類集作爲字典。使兩國學者不迷多歧。

一本會經會友協商。以編著群書外。兼應淸韓官民之需。從事諸般譯述。

俄法同盟疑案

日本　片岡鶴雄譯

俄法二國同盟。其形迹頗爲可疑。盖自兩國同盟以來。至今毫無實際可徵。不過持俄帝與我同盟者一語證之耳。其所謂同盟者。攻守相助乎。抑或防禦同仇乎。歲月有限。條約不明。使人不能得其確據。今觀其兩國之舉動。尤不能無疑也。如果攻守相助。則其情甚親。何以萬國平和會之議。先知照於他國。而後商議於法國乎。且當知照各國商議入會之時。其兩國報社爭論此事。反爲互相氷炭。此亦足以知其同盟之確與否也。使其事果確。然歲月有限。應修和約以固交情。而府矮氣局之事。法國又何以過於慌躁也。豈以俄大臣必到法京。乃能鎭攝之耶。觀其情形如此。則俄法之同盟。不足恃也明矣。然則俄法同盟之案果何如。

俄外務大臣摩拉氏。於十五日到法京。十六日訪法之外務大臣笛利氏。交談二刻而去。其翌日外務大臣張盛宴以請摩氏。是日摩氏又訪法之大統領府亞魯。越日大統領亦請摩氏於愛利席愛宮。大張筵宴。赴席者。爲法國各大臣與俄大使及公使隨員。巴黎士市長幷前外務大臣。前駐俄大使等五十六人。其又翌二十日俄大臣摩氏告別

於法京。法之外務大臣遠送至車站。欵語數刻。慇懃握手而別云。此俄國外務大臣在法京時受法之政府所厚待之情況也。

先是俄國半官報。頗輕視法國。論鋒忽變。又以府矮氣局之事慰藉法國。其意曰。爲法國者豈忘府亞魯所齎之俄法盟約乎。何爲杞憂之甚也。又論法國非同盟者曰。爾來俄法同盟。所以不利於法國者。非盟約之罪也。又非俄國之原意也。法國自誤其用所致耳云。於是法國之職外交官者。視其約猶如掌上之銃。半怖半愛。而徒瞻視之而已。未聞有徒瞻視而手銃忽自響者也。然又安知法國之利用。不在於今日耶。法國假俄國之力。今且見其時矣。

法國府衣額。評論摩拉氏到法京之事曰。法俄兩國外務大臣。爲何要事而會商乎。事機甚密。不能宣洩也。雖然兩大臣之密商。盖出於誠心誠意。非有所要挾也。方今法國多事。內有獨腊司之事。有同盟罷工之事。外有府矮氣局之事。憂患交至。覩此時局。吾諸大臣。早已洞悉危機。預爲補救。如臨大敵。若誤一著。則肝腦塗地。吾人確信法俄盟約之事。洵合機宜。雖然。爲法大臣者。切勿苟圖目前之安。請放眼於宇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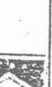
大局。羅馬法皇之事已結局。美西之和約已奏功。四國對主之事已完結。夫亦可云少安也。惟府矮氣局之事。獨未知所決。然此等皆賴我外務大臣笛利伯之力也。笛利伯視職行事。其應如何憤勵。圖一舉以博天下之賞讚也哉。俄外務大臣摩拉氏。一入法京。而我兩國交情益親。盟約益固。由是觀之。我法國外交政策。未必拙劣無效也。故今日笛利伯喜迎摩拉氏之來訪。猶昔日我外務大臣矮那氏之喜迎摩拉氏之來訪也。又再觀之。俄外務大臣一至法京。而法國民情。融然復舊。使兩約再訂。其交情可知矣。雖然。來往不數。則盟約之效亦薄。似此之盟。又焉可重視哉。

法國新報論曰。英人若不從法國之所論。則法國借俄國之兵力。使其屈服而已。俄國果出此舉否。歐洲列國未之能信也。

極東之新木愛羅主義

日本　片岡鶴雄譯

極東之新木愛羅主義者。美國元老院議員某氏。傳之於其太唖拉摩報館也。其說曰。考之文明與人道。可知美國所領比臘賓群島。其立約所附五欵。識曰。舉用此義。使美英二國。操持世界共通之新帝國主義。包涵矮機羅煞利之平和公義。自主法制。以



代古羅馬帝國主義也。其條議如左。

一　創仲裁條議。誘導萬國以令加盟之事。而其初。英美及荷蘭三國。宜先協定之。

二　加盟諸邦。宜以石炭與火藥等。視爲戰時禁制之事。

三　美國屬地悉開放。供萬國通商之事。

四　美國與英國及日本。議定新木愛羅主義。當行之於淸國。而宣言之。務力保淸國。以抗歐洲列强。止其割奪土地之事。

五　美國英國及荷蘭議定宣言前此主義。當行於印度群島而維持之

謀我福建

譯日本新聞

夫自譽其人種之優。智力之長。盜竊文明之美號。而陰縱其虎欲狼貪。詭譎縱橫。以處心積慮。謀墟人國。奴隸他族者。豈非西歐民賊之用心乎。自第十八世紀以來。二百年間。泰西各國冒險者流。專肆暴力。蠶食非洲。於是懼釁犬爭骨。啓禍於貪。乃創爲勢力分界之說。各劃鴻溝。恣其噬嚙。積人積世以迄今日。阿非大陸。竟盡葬諸西虎之腹中。則以爲勢力分界之說。復無所施。將歸澌滅矣。夫豈料支那積弱。列國利之。

視爲砧上肉。日謀宰割。徃所施於非洲之術。遂將移而用之赤縣焉。徃者勿具論。自昨年德據膠州。山東一帶。如儲囊中。欲取則取。俄則以滿洲東三省劃爲分野。視若固有。英在總署。定楊子江沿岸不讓與他國之約。法於兩廣雲南亦然。嗚呼。禹域雖大。而瓜分豆剖。已露端倪。則二十一行省。四百餘洲之天下。所餘幾何哉。際斯會也。我政府因循退縮。瞠乎列强之後。何其愚哉。夫我雖本無意垂涎大陸。而爲均勢東方。欲與歐洲諸雄國。並駕齊驅。則豈得無所施其技耶。此我國與支那政府所以立福建不讓他國之約也。

福建不讓他國之約。雖其程式。或有可置疑之處。而必須活用之。以伸張我邦之利權。如彼英法二國。其約言亦未盡妥協也。而皆活用之。以收大效矣。法所得之利權。爲築鐵道於雲南。旁自東京灣頭。達於廣西南寧。今在本國。發二億萬佛朗之鐵道公債者。亦爲擁護所占之區域。防他國之覬覦也。英國見華俄銀行供給於蘆漢鐵道。謂其侵己之勢力分界也。乃倡抗議。與俄齟齬。而卒得以山海關北京既成之鐵路爲質。則不獨楊子江沿岸而已。在北清地方。亦得干涉之權焉。是英之對俄。不可概以讓

步目之也。容閎承辦之津鎮鐵路。英國亦奪之。與德協商。謀設公司而供其資本焉。其相約曰。其線路之在山東省內者屬法。其入江蘇省而至鎮江者屬英。其他英在楊子江地方。於勢力分界內有所施爲。不一而足。如其內地河川之交通。長江三峽之上溯。暨沿江諸省及浙江省之鑪金。歸其徵收云云。其樹立勢力。以預爲他日分據之地。可謂盡矣。而今來遊之辟列士科託卿。猶以爲未足。謂楊子江畔之分界。未免虛浮。宜益確定之。其得隴復望蜀。眈眈之欲可謂熾矣。

顧我邦政府。雖曾立福建不讓他國之約。而未見有所措置也。如臺灣與大陸之連絡如何。福建與他省要衝。如何而可開通。皆未聞朝廷內閣。有所建議。是吾人所遺憾也。今夫台灣福建連絡之海底電線。政府亦欲買入之。而既發問於議院矣。雖然。大北電報局之契約。猶未及期。（以明治三十五年爲期。即我光緒二十八年也。）未能任我設電線於亞洲大陸及附近諸島之海底。是未如何之事也。我政府之於福建。方今未聞有所布置。而將有壞吾福建不讓他國之約者。則美國之支那開發公司之約是也。

該公司之股東。多是名臣舊家議員巨商爲之。其勢極厚。必能任此大工程者。而其貸

欵條約。則以本年西歷四月十四日。駐美欽差伍廷芳與鮮智迦託在華盛頓府立之者也。據其約云以九扣五分息。借金四百萬磅。即命技師勘查地段。得其復命。斯定興工之議。若不爲辦。則願出罰金十萬元。聞十月中旬。紐約克急運委員會之技師巴孫士。任測量隊長。由金山起程。今已從事于線路查勘矣。

吾人知此測量隊之復命。必以爲可也。何則。漢粤鐵路。所經湖南兩廣之地。在支那全域中。最爲沃土。物產繁多。工商鼎盛。決不如彼蘆漢之路。蜿蜒北方之曠野。穿揷蜀黍高果之間。而其收效尚淺也。又津鎮一路。雖有漕米運輸之利。而以此比之。猶出其右。然則此鐵道之速求其成也必矣。則以三年爲期也。

而吾人之所最憂者。其條約第三條之所云也。曰美國之支那開發公司者。用最新之欵式。築設自漢口至廣東之鐵路。若以爲有利時。則公司得延長此路于沿海。及與總辦協商之他處。夫自廣東連接香港。近如咫尺。固不待言。而此約文所謂沿海者。試繙支那圖而一覽之。即了然矣。是豈非以福建爲沿海乎。何則。幹線以湖南廣東爲首尾。經江西而轉東。則惟有福建焉爾。且其所謂與總辦協商之他處。決非指廣東以南

之地可知也。蓋已屬于法之勢力分界內。北海南寧之路。已為其既得之權。接續龍州梧州而縱橫西江流域之線。彼亦已認為藥籠中物。然則美公司。將壞吾福建不讓他國之約。益無疑矣。十月之頃。忽傳急電來。正言此事。而其後有內閣變動。議院開會。地租增徵之事。邦人內訌不已。不遑外顧。雖然。此之問題。必不可忘。速當未雨而綢繆也。

吾人於是有一策焉。我邦政府速致電于北京駐清公使。使請求總署。得福建省建築鉄路之權。以防美國之覬覦。美國之鮮智迦託。今勘查尚未卒事。幹線之設否。猶未決定。況福建之支線哉。當其計之未熟。我先出此以制其機。吾意美必無異議也。即或彼出而抗。我則將福建省在吾勢力分界之內。提出而訟之。何難之有。如但立不讓他國之約。而不得拱護。漫然任他國之敷設鉄路。則勢力分界之謂何也。吾人雖不能視福建省為可與台灣分離。而漫不置意也。

若政府而肯為措置。則將以福州為中点。而設三支線路。中線經江西而入九江。南線經廈門而到香港廣州。北線經寧波杭州上海而至鎮江是也。鎮江者津鎮鉄道之終

点也。甯波杭州上海之線路者。怡和洋行承辦之。本年五月十六日既經畫諾。若連絡此線路。則北與沂州濟南府天津北京。可遠相呼應。香港廣州者。將來漢粤鐵路。法屬東京鐵路。及英屬緬甸鉄路之集点也。南方欲此各地之流通。則此路最爲握要。九江者。在長江之畔。位支那之中原。西亘漢口。接續沿江之諸府。英國以揚子江爲第二之尼羅河。欲支那中部。及南部一帶之爲埃及。非一朝一夕之故矣。中日之役。我邦曾不得已而致一書于英。爲攻擊揚子江地方之約言。猶吾人之所記憶也。夫楊子江畔者。通商之要津。政治兵略上所必爭之地。不可使英國獨得而壟斷之。此吾人所以願出中枝于九江也。

夫我政府。爲此請求。列國必不介意。若政府而尙憚爲之。則於民間立一公司而任之。亦可也。雖或有溢欵入于權貴紳商之私囊。而爲伸我國權。亦何必惜此少數。即我今日財力。未足興築鐵路于大陸。而既享有此權利。則自足以斥攘他國。而保吾勢力分界之所應得者矣。

譯朝日新聞

海外電音

西美和約。以十二月十日訂於巴里捺。

美國及倫敦通信員來報云。大統領埋子氏。謂於非臘賓群島中。保呂宋得有貯炭所。其餘一切。以讓與他國爲得策云。

開普太烏來電云。英國捐欵助給海軍之案。及喜望峰地方植民之議。上下議院可并決之。

（以上十二日倫敦發）

十三日華盛頓來電云。美西和約。於十二月十日公議。其主義在要挾西班牙捨古巴嶋之政權。割讓非臘賓群島。及摸老托利曲之事。美國允償美貨二千萬圓于西班牙。

十五日韓京來電。韓民聯集於各衙門前。妨官人之出入。諸多牽制。警務廳勸諭之。不恤。

同日倫敦來電云。自由黨情形日非。現烏衣利氏。致書於其搖木氏。願辭該黨總理之職。蓋因黨內有爭利之徒。訌鬩紛錯。不受統率云。

同日　法國政府。依代議院員之議。謂曩日所議東京鐵路之公債保證。注銷不行。

同日　捕魯庫新任古巴總督。其職有統行政治。兼管文武之權。

十六日魯打電傳太晤士報曰。哈曲托氏。欲辭自由黨總理之職。其意甚堅。蓋哈氏與帝國主義不合也。然黨中有力之人。慕該主義者日多。故其紛訌。或由於此。

同日　法國代議院可決議印度及支那鐵路公債之案。

校刻瀏陽譚氏仁學序

嗚呼。此支那為國流血第一烈士亡友瀏陽譚君之遺著也。烈士之烈人人知之。烈士之學。則罕有知之者。亦有自謂知之而其實未能知者。余之識烈士雖僅三年。然此三年之中學問言論行事。無所不與共。其於學也。同服膺南海。無所不言。無所不契。每共居則促膝對坐一榻中。往復上下。窮天人之奧。或徹數日夜。廢寢食。論不休。每十日不相見。則論事論學之書盈一篋。嗚呼。烈士之可以千古。尙有出乎烈之外者。余今不言。來者曷述焉。乃敍曰。仁學何為而作也。將以光大南海之宗旨。會通世界聖哲之心法。以救全世界之衆生也。南海之教學者曰。以求仁為宗旨。以大同為條理。以救中國為下手。以殺身破家為究竟。仁學者。即發揮此語之書也。而烈士者。即實行此語之人也。今夫衆生之大蔽。莫甚乎有我之見存。有我之見存。則因私利而生計較。因計較而生罣礙。因罣礙而生恐怖。馴至一事不敢辦。一言不敢發。充其極也。乃至見孺子入井而不怵惕。聞鄰榻呻吟而不動心。視同胞國民之糜爛而不加憐。任同體衆生之痛癢而不知覺。於是乎大不仁之事起焉。故孔子絕四。終以無我。佛說曰。無我相。今夫世界乃至恆河沙數之星界。如此其廣大。我之一身。如此其藐小。自地

球初有人類。初有生物。乃至前此無量刼。後此無量刼。如此其長。我之一身。數十寒暑。如此其短。世界物質。如此其複雜。我之一身。分合六十四原質中之各質組織而成。如此其虛幻。然則我之一身。何可私之有。何可愛之有。既無可私。既無可愛。則毋甯舍其身以爲衆生之犧牲。以行吾心之所安。蓋大仁之極。而大勇生焉。顧婆羅門及其他舊教。往往有以身飼蛇虎。或斷食。或臥車轍下求死。而孔佛不爾者。則以吾固有不忍人之心。既曰不忍矣。而潔其身而不思救之。是亦忍也。故佛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孔子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古之神聖哲人。無不現身於五濁惡世。經歷千辛萬苦者。此又佛所謂乘本願而出世。孔子所謂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也。烈士發爲衆生流血之大願也久矣。雖然或爲救全世界之人而流血焉。或爲救一種之人而流血焉。或爲救一國之人而流血焉。乃至或爲救一人而流血焉。其大小之界。至不同也。然自仁者視之。無不同也。何也。仁者平等也。無差別相也。無揀擇法也。故無大小之可言也。此烈士所以先衆人而流血也。況有仁學一書。以公於天下。爲法之燈。爲衆生之眼。則烈士亦可以無慊於全世界也。夫亦可以無慊於全世界也夫。烈士流血後九十日。同學梁啓超敍。

仁學

瀏陽譚嗣同遺著

仁學界說二十七界

仁以通爲第一義。以太也。電也。心力也。皆指出所以通之具。一

以太也。電也。粗淺之具也。借其名以質心力。二

通之義。以道通爲一爲最渾括。三

通有四義。中外通。多取其義於春秋。以太平世遠近大小若一故也。上下通。男女內外通。多取其義於易。以陽下陰吉陰下陽吝泰否之類故也。人我通。多取其義於佛經。以無人相無我相故也。四

仁亦名也。然不可以名名也。惡名名者故惡名。知惡名幾無仁學。五

不識仁故爲名亂。亂於名故不通。六

通之象爲平等。七

通則必尊靈魂。平等則體魄可爲靈魂。八

靈魂智慧之屬也。體魄業識之屬也。九

智慧生於仁。十

仁爲天地萬物之源。故唯心。故唯識。十一

仁者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十二

不生不滅仁之體。十三

不生與不滅平等。則生與滅平等。生滅與不生不滅亦平等。十四

生近於新。滅近於逝。新與逝平等。故過去與未來平等。十五

有過去。有未來。無現在。過去未來皆現在。十六

仁一而已。凡對待之詞皆當破之。十七

破對待當參伍錯綜其對待。十八

參伍錯綜其對待。故迷而不知平等。十九

參伍錯綜其對待。然後平等。二十

無對待然後平等。二十一

無無然後平等。二十二

平等生萬化。代數之方程式是也。其爲物不貳。故生物不測。不貳則無對待。不測則參伍錯綜其對待。代數如權衡然。參伍錯綜之不已。必平等。則無無。二十三

試依第十四條不生與不滅平等則生與滅平等生滅與不生滅亦平等之理。用代數演之。命生爲甲。命滅爲乙。不字爲乘數。列式如左。

甲 ＝ 生

乙 ＝ 滅

乘 ＝ 不

不×甲 ＝ 不×乙

乙 ＝ 不×乙 / 不

甲|乙 ＝ 不×乙|不×甲 / 不|不

不×(甲|乙) ＝ 不×乙|不×甲

不×(甲|乙) ＝ 不×(乙|甲)

甲|乙 ＝ 乙|甲

甲 ＝ 二乙|甲

乙 ＝ 三甲|乙

甲═══乙

不×甲|不×乙═══不×乙|不×甲

不×甲═══不×乙|不×甲

不×乙═══不×甲|不×乙

不×甲|甲═══不×乙|乙

不×甲═══不×乙|乙|甲

甲═══不×乙|乙|不×甲

乙═══不×甲|甲|不×乙

甲|乙═══不×甲|不×乙

平等者致一之謂也。一則通矣。通則仁矣。二十四

凡爲仁學者。於佛書當通華嚴及心宗相宗之書。於西書當通新約及算學格致社會學之書。於中國書當通易春秋公羊傳論語禮記孟子莊子墨子史記及陶淵明周茂叔張橫渠陸子靜王陽明王船山黄梨洲之書。二十五

祘學即不深。而不可不習幾何學。蓋論事辨事之條段在是矣。二十六

格致即不精。而不可不知天文地輿全體心靈四學。蓋羣學羣教之門徑在是矣。二十七

下期續印

我與。事與願違。故守節幽谷。甘茲沈淪。不足爲外人道也。散士竊疑此美。以伉儷願違。恨世幽隱。非薄倖人也。或者皇天無情。所遇非人。故甘守貞。遯跡斯境耳。散士曰。昨相見於費府之獨立閣。非令姊也耶。妃曰然。散士曰。曩見二妃之感慨。不禁悲憤。心竊怪之。何爲其然也。妃荅曰。避世之士。逃難之人。若述往事。徒增傷感。散士固問其故。妃沈默不荅。如深有顧慮者。紅蓮進謂妃曰。妾固知日本男兒之心肝。便談阿姊之來歷。可保無他。妃於是慨然而告曰。妾名幽蘭。世居西班牙京城。麻戸立都之名族也。昔時吾人剛敢不撓。踰萬里之鯨波。嘗千百之艱難。發見米國之大陸。自歸我版圖後。國旗翻於四海。威名轟於歐洲。富强冠於天下。然滿招損。盈生虧。上下驕傲。風俗頹壞。先王篤信舊敎。目新敎爲邪敎。以爲逆天惑民。發百萬之兵。助法王以勦滅新敎。四出剽掠。所至殘暴。孩兒婦女。悉遭屠戮。行政之權。委諸僧侶。於是僧侶自作威福。救民之法。變而爲苦民之具也。僧侶互事殺伐。敗法亂紀。汚國虐民。以炮烙湯鑊。殺人百萬。其貪婪酷烈之事。稽之載籍。爲千古所無。以鐵鎖御民。以鞭笞待衆。訴民情者。名爲誣上譏君。說自由者。目爲不忠不義。大加刑戮。是以

寃民無所訴情。志士無所展力。國勢陵遲。紀綱弛廢。內憂外患。併臻其害。海外之藩屏多叛。國內之朋黨相軋。四分五裂。無所統括。一切財政。大失其宜。年年所貢南米。値億萬之金銀。徒充呈笑獻媚後宮之費。或供貪婪無厭僧侶貴族之奢侈。金銀濫出。國力疲弊。森林荒廢。地瘦民貧。人各救其生。無暇顧廉耻。盜賊橫行。國無寧歲。女皇伊佐米剌追皇兄頓加羅以窃位。寵臣僧侶專權。賄賂公行。賦斂無常。外受隣國之侮。內失人民之望。惟上下宴安。歌舞遊獵。馳驅醉飽。政綱日壞。妾父兄日夜歎國勢之凌遲。哀人民之窮困。欲挽回此頹勢。因密謀諸忠義之士。計畫廢其暴君。立其賢主。革其弊政。薄其賦斂。務使人民安於袵席。含餔鼓腹。以賀太平。此事久待時機。於一千八百六十八年秋九月。我女王佛帝拿破倫三世將爲會盟。乃從車騎以行。未及幾里。從騎喧騷。皆呼曰。我皇無道。德不及民。不能安其民生。宜速退位。以讓於賢主。市民聞之。雀躍羣至。攀其鳳輦以促之。僅三日而全國皆叛。女皇與近臣。遁於佛京。倚於拿破倫。倫掀髯而言曰。奇貨可居。時哉不可失。於是擁廢皇之王子。屯兵於境上。移檄我民曰。敝邑據義。提不腆之兵。赴爾友邦之難。今爾正統之皇子在

茲。爾何不早去亂民之脅迫。以歸明主。皇子至德。誠能戡定亂虐。保全衆生之眞主也。若夫改圖投誠。必許以自新之路。當是時也。奉戴我皇兄頓加羅者。以其嫡傳之遠近曰。婦女之登天位。握國政者。我宗祖大法之所禁也。曩者僧侶貴族。營其私利。而立彼婦女以爲社稷之主。專其國政。恣橫無忌。其聰明雄才之皇兄頓加羅。則斥逐之。使民離衆散。今也女皇逃國。宗廟無主。吾人乃立皇兄頓加羅即王位。以從民心。除弊政。去私怨。立憲法。建公議。奉祖宗之大法。其有以國家爲念者。宜速來勸助。萬勿躊躇逡巡。失此風雲之會。致爲後日之悔云。於是國民應之者甚多。時學士書生。有別說自立自由之利。唱道民政共和者。其抱才鬱屈。及苦於貧困而思亂者。皆相和而煽動人心。勢如滿岸之漲。一時潰堤。不可收拾。欲壅塞之而反動激烈也。其共和黨又分而爲二。一主急進。一主漸進。黨不相容。衆論喧嗷。邦內擾擾。國中輿論。遂無可定。人心又不能歸一。乃相共會於議院。議前途之國是。時國相風雷夢者。豪邁果斷。因起以告衆曰。案我國今日之勢。人心相離。黨派大興。二黨合而四派分。一派滅而一派起。上下紛擾。何所底止。是豈激於一時之變使然耶。蓋宿怨相積。私

仇相結。不幸以見於今日。故爲今之計。宜即立英主。以糾合人心。而離散朋黨。今夫普國者。歐洲之强邦。而皇子理烏佛氏其最賢也。品超貴胄。行冠宗潢。故欲繫宗社於苞桑。奠國家於磐石。則必迎立而奉戴之也。籌計已熟。在會之人。有樂從其議而贊成之者。有不以爲然而排擠之者。民政黨諸人大抗之曰。宰相之謀。是陷於普相卑士麥克氏之策。畏普王之威而賣國者也。於是痛責排擠。議論如湧。當此時。妾老父徐起而謂諸士曰。廢女皇之事。我實主之。是時我與將士共誓曰。廢暴君而立正統之英主。以從民望。其營私利。抱私心之所爲者。非我黨也。又非我國民也。若夫犯此弊者。吾輩當戮力以除之。雖殺身所不顧也。豈可迎歐洲强國之皇子。而委以國政耶。若如相公之言。迎立普之皇子。天下將目我陷於普相術中。必謂我國無人矣。加以普王之雄豪。其相又富於權術。豈可默然而止乎。今也佛帝托言於我爲姻戚。屯兵於境上。欲立廢皇之皇子。雖然。凡我人民。惡女皇之無道。恨入骨髓。故立廢皇之皇子。以維繫人心。況佛帝之心事。亦有不可明言者。頃南方諸州。共推皇兄頓加羅即王位。贊助立君公議之政。抑皇兄者。正統之皇子。而立君公議者。天下之善政也。不若

諸士共盡力於此也。於是滿場議論。爲之愈激。有各相搏擊之勢。不知所定。然各人意中。與宰相所議。合者過半。其策遂決。於是遣使於普國。以表推戴之意。乞皇子即位。皇子諾之。既而佛之君臣。聞有此舉。爲之大憤。直飛書乞皇子以却其請。皇子又許之。而佛帝猶多不厭。傲慢不敬。犯普帝。促戰事。蓋佛之君臣。平日講求富强之術。欲雄飛於歐洲。因普之羽毛未豐。乘勢挫之。使其不能復振。不料普國光不外爍。養鋭蓄精。以待一飛冲天之機。佛則君臣乖離。將驕卒怠。是以一敗塗地。遂爲城下盟。佛帝降虜。乃流寓他鄉。至是我民迎伊國皇子而立之。先是大宰相風雷夢氏。爲刺客所斃。黨派之爭日甚。皇子受國步之艱難。破朋黨之分裂。即欲以定民心。然自風雷夢死後。各黨主領。各抱自立之志。互不相下。其智略亦互相匹敵。無俊傑以統結之。而共和黨激烈之論。放談横議以建民政。是非混亂。比朝廷紛擾。干戈更亂。自是政權日傾。王益憤懣。告於衆曰。人生誰不希富貴。慕功名耶。初爾衆庶。不以寡人不敏。舉國政以委於寡人。寡人漫不自計。不以不敏。而肩此重任。庶幾可無大過。於是辭父母。納群臣之諫。誓以死生榮辱。與國共之。賴爾群臣之助。倚爾人民之力。垂

功業於千載。願爾臣民共受其慶。無如爾衆庶浮薄輕動。以私害公。朋比爲奸。是非不顧。終日嗷嗷。紛爭於政路。以至國勢日傾。寡人憂之。用是不厭誥誡。冀以自新。而爾有衆頑固依然。不悛其行。今也寡人智窮術乏。經國無方。亦奈之何哉。而尸位妨賢。大違民志。是寡人旦夕所不能安也。玆辭王位。將歸故鄉。古人云。衣錦而歸故鄉。是人情之所榮也。而今不敏。抱憾去位。憂心悄悄。其何顏以見故鄉父老耶。其哀情亦不言而喩矣。雖然。與爾臣民。曾有君臣之義。今其去此。猶有故山之思。願爾衆庶。解其舊怨。挽回國勢之陵夷。力圖富强。進乎文明之境。固所望也。臨別贈言。灑淚無已。於是皇子退位而歸伊國。自是宗廟無主。民政黨乘機煽動。而國政紊亂。無可如何。妾老父憂之。集衆而言曰。聞我士民。厭王政而希民政。其風氣雖佳。然以時局觀之。决非國家之福也。盖以共和而建民政。文物粲然。富强駸駸而可證者。其惟北米合衆國而已。此諸君所目擊也。抑北米之人民。本生長於自主自由之俗。沐浴於明教禮義之邦。捨私心。執公議。不泥虛理而務實業。是所以能建民政。而冠於宇內也。而我民則不然。泥虛理。不務實業。輕佻鋭進。怱於挫折。此其所以衰頽



也。墨西哥國者。與米國接境。同時所建共和民政之國也。然朋黨相忌。首領相仇。爾來五十三年。一帝一攝政。已更統領五十三人。其政府朝迭暮更。其人民托生斯土者。又安能尋進路於文明。求生路於自由之鄉耶。墨西哥人者。我西班牙之後裔。而風敎人情。無不相同。亦足借以自鑒矣。不知我典章文物。由國民之志操。遠不及米人。而欲驪此輕佻不學之輩。馳騁於民政之界。余祗知其害。不知其利也。設暫奮而爲之。而政黨相鬩。國政迭亂。内外混淆。官民失職。陷於朝令暮改之獘政。其能自立乎。又政權歸於姦雄掌中。開軍人爲政之禍端。干戈紛擾。其終能保久安乎。憶一千八百三十年。佛國革命之亂。人民厭其王政。其時將軍羅柄斗氏。被以紫袍。將欲立爲民政之首領。將軍固辭而諭衆曰。余十八歲時。見米國獨立之檄文。拜而讀之。不覺髮竪淚下。直揮袂而起。遂誓以孤劍而救光民。泛孤舟於大洋。陷孤軍於重圍。與將士推衣分食。枕戈共苦。七年於玆。其間米人獨立自治之誠心。確乎不可動。久擬取其風氣以敎我民。雖然。我民之氣象風敎。奈何不適於自治之用。故宜迎賢主。以倡立君公議之明政。是我佛國之妙策也。抑亦國民之幸福也。將軍之言。可爲殷鑑。

意氣懇切。聲淚俱下。嗚呼。忠言逆耳。高論難行。此古今之常患也。黨人等。卻疾視老父為自由之公敵。而民權之僞黨也。於是固為誣揑。務使惡聲遠揚。以至一犬吠影。百犬吠聲。為清議所不容。詬罵唾斥。使人幾欲食其肉而寢其皮。遂下命誣父兄為叛逆大罪。將捕以殺之。我父兄聞風逃難。而誠忠之士亦多去國。自是黨人得勢。益無忌憚。迷於民政之空理。夢入自由之鄉。遂以民政布告於天下。其時京城之衆庶。如醉如狂。會於寺院。集於道路。招群集衆。大唱共和萬歲之歌。既已棲息於自主自由之樂土。無為之空想。所在爭殺僧侶。追捕貴族。所謂以暴易暴。不自知其非者也。當其黨領所立之憲法。施行政令。而政黨相軋。首領相忌。其議士徒爭口舌之戰。捨本求末。無益於實用。其人民徒嗷嗷於賦斂之輕。以致政令不行。僅及歲餘。而統領內閣。五易其主。使民迷其途。商厭其令。士惡其行。兵侮其律。變自由樂境之迷夢。作寡人為政之苦境。各黨軋轢。互弄干戈。以至枉殺無辜。至是老父之言盡驗。人皆服其先見。而父兄在他鄉。不忍傍觀故國之難。乃糾合義旅。推皇兄頓加羅為盟主。以除弊政。去私怨。結合分裂之政黨。退僞黨之首領。建立憲公議之政。以治內亂

此稿未畢下期續錄

熱海魚見磯　　更生

魚見磯頭孤嶼靑冥冥雲水見漁舲茫茫身世雙笻杖莽莽乾坤一草亭熱海湧煙銜地上怒濤捲石帶梵聽太平洋濶遠天近夜夜驚波卻不平

鸚鵡洲弔禰正平　　譚嗣同

雲冥冥兮天壓水。黃祖小兒挺劍起。大笑語黃祖。如汝差可喜。丈夫呰窳偷生固當伏劍斷頭死。生亦我所欲。死亦貴其所。側聞漢水之南湘水之滸。桂旗靡煙赴簫鼓。若有人兮靈均甫。波底喁喁雙鬼語。歲歲江蘺哭江渚。江渚去鄴城。迢迢復幾許。有血不上鄴城刀。有骨不汚鄴城土。鄴城有人怒目視。如此頭顱不敢取。乃汝黃祖眞英雄。尊酒相讐意氣何栩栩。蜮者誰。彼魏武。虎者誰。汝黃祖。與其死於蜮。孰若死於虎。魚腹孤臣淚秋雨。蛾眉謠諑不如汝。謠諑深時骨已銷。欲果魚腹畏魚吐。

和仙槎除夕感懷四篇并叙　　譚嗣同

舊作除夕詩甚夥。往往風雪羈旅中。拉雜命筆。數十首不能休。已而碎其藁。與馬矢車塵同朽矣。今見饒君作。不覺蓬蓬在腹。憶除夕商州寄仲兄。風檣抗手別家園。家

有賢兄感鶺原。兄曰嗟予弟行役。不知今夜宿何郵。風景不殊。幽明頓隔。歔邑陳言。所感深焉。亦不自知粗放爾許。

斷送古今惟歲月昏昏臘酒又迎年。誰知羲仲寅賓日已是共工缺陷天桐待鳳鳴心不死澤因龍起腹難堅寒灰自分終銷歇賴有詩兵鬪火田

我輩蟲吟眞碌碌高歌商頌彼何人十年醉夢天難醒一寸芳心鏡不塵揮灑琴尊辭舊歲安排險阻著孤身乾坤劍氣雙龍歎喚起幽潛共好春

內顧何曾足肝膽論交晚乃得髯翁不觀器識才終隱即較文詞勢已雄逃酒人隨霜陣北談兵心逐海潮東飛光自撫將三十山簡生來憂患中

年華世事兩迷離敢道中原鹿死誰自向冰天鍊奇骨暫教佳句屬通眉無端歌哭因長夜焚尾陰陽臏此時有約聞雞同起舞鐙前轉恨漏聲遲

本館售報價目、週年三拾三冊報費洋四圓五角閏月加三冊洋四角閱每月者報費洋四角零售每本洋一角五分郵費照例遞加

諸君如有願爲本報代派處乞函致本館自當隨時付呈

一代派處槪提二成作經理之費

一凡函來購報及商量報事惠賜文稿附印等事信力均請自給

本館承刊告白價目　兩行起碼　一期三圓以後每期加二圓四行六圓其餘類推　刊圖另議封面告白加倍　以上皆先付資後刊報不再減折

本館各地代派處

神戸英七番楊海籌先生　大坂市東區谷町一丁目梅淸處埜山本先生

長崎十番恆豐寶號　上海亞東時報河本磯平先生

漢口漢報宗北平先生　天津國聞報西村博先生

北京東交民巷筑紫洋行　福州閩報前島眞先生

蘇州大東新利洋行海津駒治先生　杭州大東新利洋行宮坂九郎先生



廣東省城雙門底聖教書樓
星加坡衣箱街天南新報館
檀香山生昌雷宜進先生
香港中環聚文閣
澳門大井頭知新報館
香港中環海傍三益隆煤店九十四號門牌

安慶東門內道署前雙井巷公會楊先生
雪梨金山東華新報
香港文武廟直街文裕堂
香港威靈頓街聚珍書樓

發行兼編輯人 橫濱居留地五十三番館 英國人 馮鏡如
印刷人 橫濱市伊勢町三丁目六十五番地 鈴木鶴太郎
發行所 橫濱居留地百三十九番館 清議報館
印刷所 橫濱居留地百三十九番館 清議報館